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三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錫山王　賚傅巖
新安汪　詵方立
梅莊吳瞻麓錄樾
古歙朱　珣與白　參校

禮樂因時而變

莊子言先王之迹若芻狗又言三皇五帝之禮樂法度猶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夫禮樂法度應時而變者也其言初似爲創論然看自古及今更革不一

如三禮之冠昏喪祭樂之源流法度之遷變須一論敘古者乎應時而變四字眞千古不易之論莊子言雖洋洋放恣而洞達世務識力直越時流後人泥古以非今眞不知明夷之學者然又不是鄉愿一流世務至變而此心有不變者存總要曉得源頭方爲有本之學

先賢論政

續自警編云袁安爲河南尹政尙嚴明然未甞以贓罪鞫人甞稱曰凡學士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爲也安後世爲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祁公衍甞言今之

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愼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杜之所存足以繼邵公矣韓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韓之言又卽袁之所言者也范文正公初爲叅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良取簿視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

富公曰范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遂罷之韓忠獻公執政用監司或非其人崔公孺曰公居陶鎔地宜造化爲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公改容謝焉執政誠有袁杜韓之仁恕又當知范公之所當去與公孺之所論者而後可

忠臣不避好名之嫌

宋田況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常法況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自致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光昭宇

宙不能隱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閎廓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可得耶夫爲人上者志於有爲名非所當嫌也薛季宣未除大理正時言近時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惟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失上之取下亦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於盡忠亦決不爲不忠之事陳塤爲太常博士嘗屢以書告丞相史彌遠欲其警悔修飾彌遠召塤問曰吾甥殆好名耶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

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張君嘗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至於巧者不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特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是則好名非忠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爲人上者其有鑒於此乎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於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是則好名歸過雖其自爲者之非而爲人上者不可以見疑也言者其又可逆億其君之厭惡而自

沮乎范純仁貶武安軍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昔張子孝矜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則誠詐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善乎先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者意蓋如此朱子嘗為門人述胡安國言朱子發雖脩謹皆是偽為范濟美應云子發誠為詐如公却是至誠文定

遜謝云某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却戲云子發是僞於爲善公却是至誠爲惡也朱於范之戲而稱之者其微意不滿於胡之議可知

立身自有本末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少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三公而毀其高節耶蕭引陳後主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囑引皆不許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

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棠謂今人能守此八字省卻多少葛藤一有艷羨便爾攀炎逐熱蠅營狗苟無所不爲直抵於身名兩敗此顧愷之之定命論爲能獨見其微也

曾南豐引格言

曾南豐耳目志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世以爲劉高尙道人語劉卞功字子民濱州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圜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辟致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

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尙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嘗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百姓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夫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於王安石之事乎

王梅溪眞西山諭屬邑詩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

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吹散作十分春二詩眞有萬物一體之意今日令尹與邑宰會飲可亦有此懷抱否

四事箴

律己以廉

眞西山曰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汚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

王曜軒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有一毫之點汚即爲終身之玷鈌母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凛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眞西山曰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王曜軒曰古者於民饑溺猶己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嗚呼入室笑語飲醲嚙肥出則敲朴曾痛痒之不知

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
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爲君子

存心以公

眞西山曰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
當理不可得也

王臞軒曰厚媚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
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
蝕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
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生暗

蒞事以勤

眞西山曰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于[illegible]所曰爾服之華爾餼之豐凡縷絲與顆粟皆民力乎爾[illegible]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一范一韓

論廉

古之以廉課吏治非獨苞苴不事已也周禮以六計弊

吏治必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兼此六者則廉始全廉善廉敬廉正廉之仁也廉能廉法廉辨廉之公與勤也舉一廉而仁與公與勤皆在其中自後世清介之士以廉視廉而不知善也能也敬也正也法也辨也不在廉之外也惟守一廉作威任性視人民如草芥置情理而不問囂囂焉以廉鳴於世此所以流於刻薄寡恩而不之悟也故棠以王臛軒四箴表禄於世叅之以周禮六計使人知四事箴雖曰四事其實一廉足以盡之彼徒以不要錢爲廉而不留心於善能敬正法辨以爲廉其於吏治失之遠也

不要錢

揚州太守某極清而無爲有稱其清於李督撫者李問狀曰只飲揚州一口水李曰吾今令善雕一木偶人坐揚州堂上連一口水不飲不更清乎遂論調映碧先生曰督撫必李三才也棠謂爲大吏全貴有才德有德以感化人有才以理衆務方於地方上培養許多衆務元氣方於朝廷閒鼓舞多少人材正不必以不要錢三字橫在心頭使任性大膽做去蓋一任性必行人不可行之事其勢必流於偏執往往不可挽回其爲害有甚於貪吏故予論大吏全在有德有才上講究徒恃淸無益

也漢張湯何曾要錢然言其人未有不切齒者此其故可思也揚州太守清而無爲猶箅好一邊李督撫論調者想亦在才德上講究也太守事見湧幢小品

忠介清正

謝肇淛云近代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似詐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臥草薦上無席無帳以婦人裙蔽之二品之祿豈不能損數鐶置一布帳乎不然直福薄耳唐盧懷愼妻子凍餓門不施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嶠爲相臥布被靑絁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類忠介身後藏無餘

財近來效顰者家藏餘鏹而外爲纖嗇之態欲併名與利皆襲取之覩海公不啻天壤也王棠曰伯夷清易柳下和難清是絕俗一路和而不失正非大力量不能也黃叔度若千頃陂澄不清淆不濁淆之不濁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難到也

治天下匠

文武殊途儒釋異教若人主重武重釋使守正不阿者無權術以處之措詞之間稍有不善必至拂人主之意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者多矣昔元太祖時有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得幸詫王晉卿曰本朝尚武明公欲以文

進何也王曰治弓尚須弓匠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太祖聞之喜此妙在以一匠字畀夏人而亦以一匠字畀自已先使夏人不致有操戈之怒而治天下與治弓懸殊之隔已卓然明白於天下此太祖之所以喜也元世祖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廉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此孔子之戒也上喜此妙以戒字尊釋氏而即以戒字自尊使人君必有何戒之問而爲臣爲子忠孝之大節即炳彰於天下此世祖之所以喜也然此二事非一匠字一戒字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可知經權權字不可不講

許劉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諱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文靖公諱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荅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間徵劉先生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王棠曰兩家都有是處都有不是處

講師三昧

東坡嘗謂李廌曰范淳夫講說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黃白異議

三國志曹公令曰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民罔君者也三國志註魏略曰王脩爲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云云又晉書云此天公憒憒無皂白之徵按黃白黑白皂白其意相同今剗朝廷有論黑白大臣其義蓋取諸此

諫論

臣事君以諫名此臣道之末焉者也夫君臣有魚水之

樂不在具能諫之名而在操能諫之實不在有諫諍之迹而在泯强諫之形君於臣素有以洞悉其心臣於君亦有以周知其隱彼此相悟於無心亦相通乎情愫即或溺於情欲之私偶有不可告語之處一見偉人碩德之容而畔道之機已潛消默化而不自覺此固臣子未諫之前而人君素有以知其實者然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之謂也至於諫則以口舌爭聽而從者十不得一不聽而誅戮貶斥相隨者往往八九嗚呼此又在諫之不得其位與諫之不得其時諫之不得其人也故善諫者度其位審其時論其人舍是則不諫

譬日蝕在天觀之在人童子曰日何不全瞽者曰日安有不全老者曰日全不全子視之老者昏矚瞇翳仰而睇日五色炫然目眥盡裂而不得不全之數謂童子曰爾胡妄舉而扶之夫童子固當扶也彼不論日月之相蔽度數之牽纏而舉至全者而曰不全扶之誠是也雖然爲瞽者難爲老者不益難乎在童子則論非其人在瞽者則論非其位而在老者則可謂不得其時矣若人君則不然眼如黑豆若瞽者覩事昏憒如老者彼不揣時不度勢疎且逖之小臣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肯行而究又不得肯綮之所在其遭誅戮有甚於緩洪之

童子也庸何疑乎必也據可與言之位而諫者與受諫者非瞽目之人得大有爲之時而言者與聽言者非老朽之質有童子論日之情而又能實疏其日蝕之理三者合而諫道行乎其間矣且夫人君之喜怒如風雨之驟至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彼以至尊而臨其臣下謂惟我意所欲爲一旦遭逆鱗之舉固拂然怒況人君舉動乖張彼亦未嘗不自知其非也往往處於驕佚之地勢位薰心包荒自昧以爲天下之人其庶幾不審吾之失德也其臣子或有發其隱衷反以爲沽名爲市美爲彰君之過不然者人不及知人不及言而彼何言之鑿鑿

若是也夫如是者身危且姦佞盈廷日左右於君前無一道德之事而諫臣欲以驅奸逐佞冀人君之一悟君即縱不殺我爲左右者何肯須臾忘也此則論人論位論時之不可不急講也明矣老泉之言曰以蘇張之說佐以比干之心方可謂之諫臣予曰不然蘇張乃戰國小臣之事若大臣者危言正行以道爲行止可則進不可則退倘屈其心爲詭詞譎說以傾人主口有短長腹多鱗甲此豈大臣之謂哉夫言行者人之所視爲坊表者也操術不正而曰能以比干爲心吾不信也爲大臣者具可諫之位而不遇可諫之時不遇可諫之人倖倖

然强言直諫則是以身爲試耳死而無益又不若明哲之爲得當矣雖然君臣之際亦難言耳相悟以言不若相悟於無言操能諫之實又能泯其强諫之形則得矣于是以謂諫爲臣道之末焉者此也

解怒不可觸怒

餘冬序錄云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璜趨出次至任座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璜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怒

中期徐行去人爲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縣後二日司空段喬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子高見喬自扶上城曰美哉城此大功矣子有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以罪戮者未之有也子高出喬夜解其吏之囚者而出之夫善救人者必先解人之怒而示之以其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而自行也若此者非夫善救人者耶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竇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乃天下壯士非有大惡不當誅而蚡盛毀夫所爲橫恣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

短上使簿責嬰悉論灌夫支屬嬰棄市宣帝以蓋寬饒怨謗下吏議鄭昌上書頌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直道而行多仇少與臣幸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言上不聽寬饒自刎北闕下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慨彼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說彼不是我却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竇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吳張溫被斥還郡將軍駱統

表理温曰温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卓礫冠郡偉燁耀世世人未有及者論才可惜言罪可恕孫權不納裴松之以爲權旣疾温名盛而統方驟言其美何異燎之方盛又撝膏以熾之此皆不善救人者霍光以事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王平徐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言丞相素有守持而爲好言於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言愚以爲丞相故用事不可棄光於是不及千秋史臣謂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唐穆宗時崔發毆攻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渤張仲方倫中救

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辱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釋其罪逢吉之言委曲正如延年救千秋者吳曾云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具驗之矣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

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正是激宣帝之怒耳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春茲錄以告諸思進言而救人者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

不可妄發人能以此語存諸心庶幾所宅者厚而其發也不薄矣

人臣不宜私結親王

私結親王律有明禁走傍徑者不知利害往往自蹈危機此皆不知義之所在今書數事備觀覽焉宋英宗時王廣淵入集賢院司馬溫公言廣淵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錢穀私有求假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元世祖每稱塞咥旃之能不忽木問

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不忽木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之曰卿止朕失言元世祖欲定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卽以成宗對成宗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世祖遣奉皇太子寶於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卽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惟卿雖召不至乃知卿得大臣體

倉卒用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厓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

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厓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讙眞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誶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亭壞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智也小如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之擊甕

亦皆於倉卒之中有通變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糊以淸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在長沙欲於後庭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乃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以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

郎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人皆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一戰破寇

正德中秦藩三疏請陜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及倖臣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不可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弗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草制恐遺後虞不草恐忤上不可測遂引疾蔣冕亦繼引疾梁文康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耶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甚急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

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上覽制駭問若是其可慮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而託詞悟主有回天之力焉

三原王公恕一日出朝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行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郎回戒閽人謝賓客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婁駕部語之婁不答公乃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

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子於倉卒中即能舉忠定事爲告恕不能及也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欽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在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還此皆臨事免厄此上皆續自警編所載棠謂臨事用智跡近於詐君子所不尚然

使無術以自解直爲人魚肉耳有經亦貴有權有識者曾心當自不遠也

僞書遺害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爲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爲鑒也臣脩亦啟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覩之否

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眞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疾忌臣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眞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錢唐以身衛道

尙書象山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隱遁山谷年將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獻陳王道先獻一詩其詩曰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龍飛在天雨如膏大地山河眞氣象山人昔住海東山山形如象山色丹丹山之南有白日山人隱遁山林間一朝雲氣蔽白日天昏地暗人變顏人人變顏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

中事業當如此詩既稱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巳酉孟冬洪武讀孟子節文欲去其配饗郎上疏諫先是有旨來諫者當射殺之唐置棺袒胸堂受射洪武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不廢後人贊曰引棺絕粒箭當胸誓死扶持亞聖公仁義七篇文莫蠹冕旒千載繪成龍批鱗既奮回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洪恩徧寰宇泮宮東畔置祠宮按洪武時命脩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皆刪去名孟子節文

陸納率素溫公真率

續自警編云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曰外有微禮得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酒惟一斗鹿肉一柈客至驚愕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此事吾於奉己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戶蓋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瓢秖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亦何

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夫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庾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旣

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獘復古之意此又見之今人盡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治蛙聲

大德間仁宗在潛邸奉太后駐懷孟苦羣蛙喧終夕無寐翼日太后傳旨喻之曰吾母子方憤蛙忍惱人耶自後毋鳴至今人云此地有蛙而不鳴又傳天師有符能止蛙鳴棠按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菊不華者）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虫無聲（注蟈蛙也鼃黽即蝦蟇也）壺涿

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敺之瓦鼓也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榆木也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神水神龍罔象也淵為陵注云故投使驚去攻之以火應以陽聲又土性沉克水也以榆木為幹縱横以象齒貫之所謂午貫也水神感其氣而死淵雖深必有陵矣此說載之周禮若果有驗凡　駐蹕於水虫有聲之處職事者亦當留意也金華宋景濂謂許遜鑄鐵柱以鎮蛟穴郎沈牡橭象齒之意予謂蛟性畏鐵各從其所惡而驅之實同一意也

脫屨上殿

輟耕錄云古人舄屨屐至階必脫唯著韈而入禮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劍履上殿是不賜則不敢著屨而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屐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舄化鳧先至是脫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所以著韈爲宜況韈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脫屨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屨坐則脫屨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屨矣夫降而脫屨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屨復升於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屨

復升於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略也

棠按左傳衛侯輒爲靈臺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林注古者見君解韈是衛侯惡其不解韈以爲無禮也輟耕錄只言脫履未及解韈故併附之

宋時宰相書名不書姓

宋誥勑惟宰相書名不書姓唐誥勑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

諾字

世說王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潘遠紀聞云凡諸侯牋奏皆批曰諾齊高帝使江夏王學鳳尾諾蓋諾字有尾若鳳也

閹人寺人

日知錄曰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

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

中官阿丑

成化時太監汪直擅權有中官阿丑善恢諧每於上前作院本有東方朔譎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酒如故又一人曰駕至酗亦如故又一人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避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者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時王鉞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一人持雙斧蹌踉而

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上微哂焉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官兵治私第丑在上前作儒生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家蓋房子矣又嘗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爲採人先得一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不用一人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得一人問其姓名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諸如此類亦衰世諫道之一助也事出皇明通紀

君臣逸樂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羣臣人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聖德事吾何以堪之唐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爲樂張錫爲談容娘舞宋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琰誦婆羅門呪李行吉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夫齊爲開業之君以將相而下同於伶優此齊德之不長也唐之君臣狂縱至於如此夫安得不敗亂哉續自警編云李嶠身爲輔相不以諫而反以郭山

惲所誦爲諱其用心是何等狗彘也棠謂南齊與唐二事相類一王儉一郭山惲能於極褻靡中誦賦誦詩當其時者罔不謂俗物來敗人意而君臣荒樂勢不可遏得此二人詎非狂瀾之砥柱哉

有所挾

姦賊之臣多有所挾如許敬宗李義甫爲相則挾武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禍國崔嗣柳璨之爲相則挾朱溫以制其君而朱溫因之以篡位至若秦檜自北庭回主和戎之議則於誓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讐怨以要其君也此見宋學士眞西山語棠謂誓書責明

言毋得擅易宰相卽此一語迄今猶令人捧腹也

大無工十空經

鄭思肖字所南惡子昂受元聘與之絕疾亟時囑友唐東嶼書一牌位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嘗著大無工十空經空字去工加十則宋字也其實大宋經三字造語奇澁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

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亦米不擇嘗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決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之峨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

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雪菴和尚

雪菴和尚名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郎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法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晰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經乾卦也景賢曰

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蹤跡然又不肯顯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乃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賞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瞋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客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

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閔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官員額數

皇明資治通紀洪武初錦衣衛官二百十一員至正德末年增至一千七百餘員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數臣博考前古光武中興鑒前世官冗之弊裁省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

武官一萬八千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明成化弘治時武職已八萬合文職計共十萬矣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供億日乏所以民用益困也棠按裁冗員是經國要務省一官即省民一害此語良然

元朝官制

草木子曰元太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常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謂之臺綱庚申帝御極爲相者皆用其弟爲御史殊失養猫捕鼠畜狗防姦之意

六部尚書

明太祖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葢得周公六官之意自周後明前無有所謂六部者按六官乃天地春夏秋冬也今之吏戶禮兵刑工是也其中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之分四部皆言司而吏部言冢宰禮部言宗伯獨不言司何也鄭玄曰司者各能一官冢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棠推宗伯之職不獨祭祀鬼神鄭特主其重者言之祖宗之禮天地山川之禮皆可以鬼神二字包之如天子禮非臣下所得而主而禮之有宗不得舍此而他

有作爲故宗伯之職除冢宰之外此職爲重　本朝吏禮二部屬官遷用亦與他部不同

六部異名

梁鵠爲選部尚書故今稱吏部爲選部又詮部吏部之屬　戸部又稱農部魏有農部郎中魏有左人右人後又稱戸部爲人部又民部版部皆戸部之屬　禮部內有祠部膳部　兵部之屬有庫部駕部　刑部天寶初改爲憲部其屬有比部　工部之屬有水部虞部　蕭頴士子爲金部有直諫之風金部郎戸部掌庫藏財貨

小儀中儀

唐人禮部員外謂之中儀主事謂之小儀鄭谷寄人詩
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

經筵侍講不坐

石林燕語云唐制宰相對正衙皆立而不奏事開延英
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葢以論事難於久立宋朝范魯
公爲相當禪代之際務從謙畏始請皆立則今經筵官
初皆得坐者非以師尊之亦以講讀難久立故也太宗
幸國子監召李覺講賜坐太祖召王昭素講便殿賜坐
此一時特恩非講官例也乾興後始立熙寧後呂申公
王荆公吳沖卿等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

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等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侍讀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分爲二申公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當講時則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執金吾

金吾鳥名也漢武帝更中尉名爲執金吾師古曰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辟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洗馬

洗馬原先馬二字前漢書太子太傅屬官有先馬國語勾踐親爲夫差先馬先先之也去聲今韻書作蘇典反上聲字又作洗

九寺

漢以來九卿所治之府謂之九寺後魏始有三府九寺之稱初不連官號以官名寺自北齊始蘇氏演義曰寺者司也官有所司存許愼曰寺從又從寸掌法度之所又者手象如手持尺寸以度其典章耳

崇禎四十二相

崇禎朝用人不一一朝共四十二相何其多也

周道發　何如寵　温體仁　錢象坤　鄭以偉

張至發　程國祥　徐光啟　吳宗達　李　標

成基命　錢龍錫　謝　陞　黃士俊　蔡國用

楊嗣昌　范景文　周延儒　吳　甡　劉鴻訓

王應熊　魏照乘　錢士升　林　釬　賀逢聖

孔貞運　姚明恭　范復粹　薛　觀　劉宇亮

何吾騶　文震孟　方逢年　傅　冠　蔣德璟

方岳貢　張四知　陳　演　黃景昉　丘　瑜

李建泰　魏藻德

巡撫

明制每年遣御史一員以巡按其地今巡按革去獨以御史爲巡撫查御史監察郡縣起於秦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後又置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不復用監成帝更爲州牧未幾復爲刺史唐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又改觀察使有兵戎之地則置節度使宋初置轉運使是監察御史部刺史州牧巡察使按察使採訪處置使觀察使節度使轉運使雖異名而同一官也今轉運使專司鹽務按察使專司刑名而皆屬巡撫右副都御史之下至於州牧刺史爲知府之通稱而知州亦妄稱州牧則後世相傳之謬矣

布政

布政起於明時司設布政參政叅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臨邊則專命大臣有事分遣大臣以巡撫無事則不設巡撫惟責任於布政今巡撫則久任於外布政惟征收丁糧此外無所責成絕無承流宣化之意矣

五經博士

漢人有專門之學故漢武置五經博士凡有疑義博士得以敷陳經術後世有其名無其實

御史風聞言事

凡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一發則事不可支蘇子瞻所謂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故貴於風聞言事也若捕風捉影吹毛吹疵以此邀名其害不小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誠哉仁人之用心也棠按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起於武則天此最不善後世遵行爲故事其遺害不淺也

喉唇

尚書乃喉舌前人皆用作喉唇文選沈約碑獻替帷扆實掌喉唇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唇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唇宋孝武曲水聯

句臣偃曰喉唇廢職方思讓裴子野云吏部有喉唇之任作喉唇用者極多不能悉載

官銜

官銜之名當時選曹務存資歷開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知政

今之知府知縣考之前代有帶學士銜出知某府事者

此知字春秋時已有之襄二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杜注曰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遜之傳內知政字非一襄二十年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注曰不使知王政後世官制上加知字本此今之曰知府知縣殊失命名之意也

明按府縣品秩

明太祖實錄縣以稅糧之多寡分爲上中下三等上縣知縣從六品中縣知縣正七品下縣知縣從七品府亦以糧多寡分三等上府秩從三品中府秩正四品下府秩從四品是以明初有三品知府六品知縣今品秩不

分稅糧十萬石與三萬石以下之縣無異此亦當宜釐正也

黃堂

郡志云吳郡平江太守所居之堂即春申君之子爲侯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名黃堂

知縣

茂宰是縣令因卓茂爲令故曰茂宰也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

尙體一權宇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至於晉設知縣則起自宋初以五代縣令素皆昏老無能不任驅策天下之邑率皆不治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爲知縣結銜曰以某官知某縣事今則直云某縣知縣文複而義舛矣

髯須主簿

古今注羊名髯須主簿李京爲眉山主簿其制略云旌其忠盡之心委以髯須之職是以羊相戲也

教官

教官之職將以表率多士乃猥以資格不論賢否望其

稱職是南轅而北轍也昔胡安定振興人才後世稱之然其人不易得或卽於其邑之經明行修者而董其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或於其中擇爲衆所親敬者而爲之其鼓舞必不同於庸沓之流乃有捐納一輩年紀極小學問全無公然以博士之名作人師範爲其弟子無不遠過於師此何以起人之觀瞻也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元仁宗時虞集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以資格授而加之諸生之上名之曰師有司

弗信也生徒弗信也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爲成德之君子身師尊之以教於郡邑如以資格授之則耄鄙之夫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實廢矣朱子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此上數條言皆可採若以不識字者漫爲師長殊失古人尊師重道之旨矣

吏曹用孤貧有志行者

江南爲富庶之地官兹土者非必盡賄賂公行也其源皆出於吏曹而此吏曹者其先家業充足爲無知魚肉侵漁不得已借吏曹爲避風雨之計殆其後舞弄文法

詐僞蜂起挾官害民牢結膠固而不可破攪亂世局必須如漢第五倫其人方能使耳目一新另開生面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吏富實掾史家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

五房

今世書吏有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宋熙寧詔中書五房皆以士人爲之以呂微仲爲都檢正孫巨源吏房李邦直禮房曾子宣戶房李奉世刑房棠按獨無工房豈於周禮一書缺冬官而散見於他官者乎

才力不及

明季成化前考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名有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四者而已吏部尚書李裕奏言謂遲鈍似軟偏急似酷二者於老疾不同而復無所屬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爲五朝廷從之自後遂爲定制今　本朝八法有才力不及一項實自李裕始也

鬻爵

秦始皇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漢文帝時從鼂錯之說令民納粟得以拜爵除罪後漢武帝成帝安帝

皆賣爵爲荒旱也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石又私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此則藏之於庫矣唐肅宗時納錢百千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加三十千此又賣科第矣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餘一切住罷後世則納粟捐馬得以補國子生鬻及學校竟有爲令而不知字者其作弊實始於秦

告身

告身卽後世劄付之類唐肅宗時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皆給空名告身有至開府特進者爵輕貨重

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應募入官一切衣金紫自古名器之濫未有如唐肅宗者

納馬納粟

納馬納粟得入國學此弊漢唐已然然維持風教首當革除有心國是者自宜深致意也明季謝鐸疏曰科貢所以清入仕之途選之科貢尤恐未精奈何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若謂有資國用殊不知得其利者未十一而受其害者幾千百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鬻爵賣官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必有以此策進者如再行則明倫之堂爲錢穀交易之地臣願深啓

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而此策斷不可行此所謂塞徑以澄國學之源也其先景泰四年生員伍銘願捐米八百石入監讀書五月令生員納米入監比前例減三百石開封府教授黃鑾奏曰納粟拜官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為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作俑之譏天順五年令生員納馬二十匹補監生

生祠

漢書萬石君傳石慶為齊相齊人為立石相祠于定國傳父于公為縣獄吏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漢紀欒布為燕相有治迹民為之立生祠此後世生祠之

始

脫靴

湧幢小品云去任官百姓脫靴起於唐崔戎歷今遂爲故事即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懸靴樓亦直道之未泯也